

7958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七)



香港無線電視出版

目次

五十八 白衣老者……………三

五十九 滇池風浪……………二九

六十 有情相會……………六一



白衣老者就像背後長着眼睛一樣，嗣主的長劍已是給他雙指箝住，休想再進分毫。

五十八、白衣老者

陶潛詩喜說荆柯

想見停雲說浩歌

吟到恩仇心事湧

江湖俠骨恐無多

——讀定盒

就在此時，火雲峯主那柄明晃晃的劍尖也正要刺到他的頸窩，鐵砂掌和分筋錯骨手可以用內功反震，但練成多好的內功，也還是血肉之軀，血肉之軀如何能夠抵敵刀劍？是以衆人雖然都已知道這個白衣老者武功非比尋常，在這驚險絕倫的霎那之間，也還是有不少人禁不住叫出聲來！

不料這白衣老者就像背後長着眼睛一樣，就在衆人驚叫聲中，反手雙指一拈，手法又快又準，衆人看都未曾看得清楚，火雲峯主的長劍已是給他雙指拈住，使盡吃奶的氣力，也休想再進分毫。

牟宗濤邀來的這幫邪派妖人，其中不乏武功高明之士，白衣老者把周鼎和楊茂林震

翻用的是「沾衣十八跌」的功夫，他們還可以看得出來，但只以雙指之力，就能箝住火雲峒主的長劍，這種功夫，他們却是聽也未曾聽過了。

白衣老者回過頭來，冷笑說道：「虧你是一峒之主，在背後暗算人家，羞也不羞？不過我還是看在你是一峒之主的份上，給你幾分面子，由你去吧！」說話之間，已是把長劍奪了過來，隨手一抖，長劍斷爲兩段。

火雲峒主踉踉蹌蹌的接連退出了六七步，面色有如死灰，二話不說，一溜煙的就跑出了玉皇觀。至於那兩個被他震翻的周楊二人，則更是早已跑了。

林無雙見了白衣老者這手內力斷劍的功夫，心中一動，想道：「這不是本派的混元一炁功嗎？原來這位老先生果然是本門的長輩。」原來混元一炁功正是扶桑派的開山祖師虬髯客秘傳的上乘內功，泰山之會前夕，林無雙得這白衣老者的指引，在那個石窟中發現了祖師的秘笈，有關掌劍的功夫都已練得純熟，就只這「混元一炁功」，遠遠還未練成。

心念未已，人叢中忽地有兩個人失聲叫道：「東海散人！」這兩個是牟宗濤從東海請來的兩個島主，他們看出了這白衣老者來歷之後，慌慌張張的也跟着火雲峒主的後面走了。

林無雙怔了一怔，心道：「東海散人是誰，爹爹似乎曾經和我說過的。」

林無雙一時想不起來，牟宗濤的黨羽更是面面相覷，誰也不知「東海散人」究竟是什麼來歷？

白衣老者把宗神龍往地上一擲，冷冷說道：「別人不認識我，牟宗濤，你也不認識我麼？」

牟宗濤面色蒼白如紙，顫聲說道：「小姪不知是師叔大駕光臨，有失迎迓，還望師叔恕罪。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都是大吃一驚，這才知道白衣老者竟是牟宗濤的師叔。

可是牟宗濤這個師叔，扶桑派的兩代弟子，却是沒有一個人認識他。

林無雙心中一動，連忙上前行禮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方師叔駕到，弟子林無雙叩見。」

白衣老者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是本派掌門，依禮我還該參見你呢，不必客氣。」衣衫一拂，林無雙身不由己的就站了起來，對這位從未見過面的師叔的功力之深，不禁暗暗佩服。

白衣老者接着笑道：「你爹好嗎，你怎麼知道是我？」

林無雙道：「爹爹曾和我說過，說是和方師叔已有三十年未通音訊，十分掛念。想不到今日有幸，我們做晚輩的能夠見到你老人家。我想本門的前輩，除了你老人家，恐怕也沒有誰能有這樣神通了。」

原來扶桑派在海外分爲三支，牟宗濤的祖先牟滄浪是虬髯客的大弟子，他這一支乃是嫡派正支。林無雙的父親飛魚島島主是一支，宗神龍又是另外一支。這個白衣老者名叫方虛谷，外號人稱「東海散人」，乃是牟宗濤父親的師弟。他在三十歲之後，就雲遊四海，不知所之，連林無雙的父親也不知道他已經來到中原。林無雙是在很小的時候，聽她父親提過一次這位方師叔，後來因爲音訊斷絕太久，她的父親也就沒有再提起他了。是以她最初聽得有人叫出「東海散人」之時，一時間尚未想到就是這位方師叔。

寒暄已畢，白衣老者指着地上的宗神龍說道：「牟宗濤，你不是說要你的掌門師妹把宗神龍抓來，才能作爲人證嗎？如今我不但替她找來了人證，物證也都有了！好啦，你們現在可以對質啦！」說罷中指在宗神龍的身上一彈，解開了他的啞穴。但麻穴還未解開，宗神龍仍然彈動不得。

牟宗濤面如死灰，想要逃走，可又不敢。

宗神龍穴道一解，嘶聲叫道：「牟宗濤，你不能把罪過全都推在我的頭上，充其量

我只是從犯，你，你才是——哎喲，喲！」

「主謀」二字未曾出口，宗神龍忽地一聲慘叫，剛剛站了起來，「卜通」又倒下去了。原來是牟宗濤趁着大家都在留心聽宗神龍說話的時候，突然偷襲。他把摺扇是裝有暗括的，一按扇柄，一枝扇骨就似短箭般的射出來，剛好射入宗神龍的喉嚨。

林無雙要救已來不及，大怒喝道：「牟宗濤，你要殺人滅口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宗神龍含血噴人，我豈能容他誣蔑。」

白衣老者冷冷說道：「他滅不了口的，人證沒了，還有物證呢！」

白衣老者一面說話，一面在宗神龍的身上搜出一封信來，把這封信遞給林無雙，說道：「這是牟宗濤親筆寫給北宮望的密件，托宗神龍帶到北京去面交的，諒他不能抵賴！」

牟宗濤退回他這一邊的人堆之中，雙眼盯着林無雙手上那封信，但却是不敢輕舉妄動。要知白衣老者的武功固然是遠遠在他之上，林無雙的本領也不是他能夠暗算的，他只能眼睜睜的看着林無雙把那封信從頭到尾唸了出來。在林無雙唸信的當兒，招顯山把宗神龍拖入裏面靜室施救。

這封信是牟宗濤給北宮望報功的，不但把他如何進行襲奪扶桑派掌門一事的經過詳

細陳明，還替北宮望出謀劃策，叫他將林無雙囚禁起來，以備在必要時可作勒索之用。雖然信中所寫的也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，但他的陰謀已是由他親筆所寫的函件揭露無遺了。

林無雙讀完了信，冷笑說道：「牟宗濤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隨着把那封信交給石衛等人傳閱。

牟宗濤的筆迹石衛等人都是熟悉的，當然是容不得他抵賴的了。

白衣老者說道：「好了，現在沒我的事了。無雙，你是掌門，如今是應該由你來清理門戶了。」

牟宗濤面上一陣青，一陣紅，忽地喝道：「今日之事只有拚個你死我活了，大伙兒一齊上吧！」

白衣老者喝道：「你們本來不是扶桑派的人，扶派桑的事與你們無關，你們趁早退出玉皇觀，我可以替掌門人作主，對你們的一時之錯，免予追究，否則，你們倘若一定要跟牟宗濤在這裏搗亂的話，那就只有自討苦吃了！」

牟宗濤邀來的這班邪派高手，眼看大勢已去，紛紛溜走。但也還有七八個貪圖功名利祿、狂妄自大之輩，以為可以恃多為勝，不約而同的一湧而上，同時攻擊白衣老者。

他們以為只要把對方最強的人物打倒，就可以扭轉整個局勢了。

白衣老者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只道可以置身事外，誰知還是不能！」說話之間，在羣邪圍攻之下，雙掌一伸一縮，只聽得乒乓兩聲，已是兩條大漢給他抓了起來，摔出觀門。

第三個人呼的一掌朝他背心劈下，白衣老者正在應付正面攻來的敵人，當下頭也不回，揮袖向後一拂，這個人的虎口給他拂個正着，火辣辣的作痛，大吃一驚，連忙倒縱開去。這個人正是剛才向石衛挑戰的那個喬海鵬。

喬海鵬本來是一股海盜的首領，橫行海上二十多年，從來未遇敵手。他所練的伏波掌是在每日潮漲之時，在水中迎着風浪，苦練三年，才練成功的。掌力的剛猛，自負天下無雙。不料碰上這個白衣老者，只是一招，就令他吃了大虧。而且這一招這老者還沒有和他正面放對，只是隨便揮袖一拂而已。嚴格說來，這老者還沒有真正出手呢！

喬海鵬不由得大為氣餒，這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從前自己自負掌力剛猛，天下無雙，却原來只不過是井底之蛙而已。氣沮神傷之下，那裏還敢再上？只盼能夠快快逃出玉皇觀了。

石衛喝道：「你不是要與我分個高下嗎？怎麼就要跑了？」

喬海鵬急於逃跑，二話不說，立即便是一招「怒海擒龍」左爪右劈，向石衛強攻，石衛還了一招剛中寓柔「春雲乍展」，雙掌一牽一擰，化解喬海鵬這股剛猛的掌力。饒是他化解得宜，受這掌力一震，胸中也不禁氣血翻湧。喬海鵬被他那股柔一帶，掌力也是難以再發，身不由己的一個踉蹌。這一來兩人都是不禁吃了一驚。

石衛心裏想道：「怪不得這厮剛才敢於口出大言，果然是有幾分硬份。」（硬份即真實本領之意）

喬海鵬也在暗自想道：「普普通通的一個扶桑派弟子我打他不贏，今天只怕是要糟了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喬海鵬一退即上，接着又是兩招「驪龍探珠」「長鯨破浪」，石衛以林無雙所傳的秘笈掌法，全神化解，接了三招之後，喬海鵬已是強弩之末，只有招架的份兒了。

石衛不覺有點詫異：「這厮的掌力本來極其剛猛，怎的消退得如此之快，莫非其中有詐？」到了第五招，石衛反守為攻，一掌打着他，這才知道他的確是氣力不加了。

石衛這才恍然大悟：「敢情他已是在方師叔的手下吃了大虧？哎，原來我是撿了便宜尚還不知。」原來喬海鵬給那白衣老者衣袖一拂，已是傷了少陽經脈，但他吃的這個

大虧，只有自己知道，旁人是看不出來的。

石衛反守爲攻，正要施展殺手，白衣老者忽道：「這人接了我的一招，居然沒有摔倒，也算是難得的了。念在他這身功夫，練成實在不易，由他去吧。」石衛遵命讓開條路，喬海鵬這才得以逃出觀門。

牟宗濤和林無雙早已交上了手，此時已是鬥到三十招開外了。

林無雙使出秘笈所傳的劍法，隨意揮洒，招招精妙。不過她雖然穩佔上風，牟宗濤也還能勉強抵擋。

泰山之會，林無雙和牟宗濤第一次爭奪掌門的時候，林無雙只不過用了十數招就勝了他，此時給他抵敵到三十招開外，兀自未能取勝，亦是不禁有點佩服，心裏想道：「表哥的確是聰明絕頂，天生的練武人材，可惜他不肯學好。」原來牟宗濤有過目不忘之能，在那次失敗之後，細心揣摩林無雙用以擊敗他的劍術，竟是無師自通，領悟了秘笈上的若干奧妙。但也正因為他是無師自通，領悟的不過一鱗半爪，總不及林無雙的得窺全豹。

練彩虹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看他們兩人搏鬥，心情也是複雜之極。她不僅丈夫的所爲，却又有點害怕林無雙在一怒之下，殺了她的丈夫。

此時那白衣老者正在把圍攻他的五個敵手引得團團亂轉，這五個人都是邪派中有數的人物，每個人的武功，都不在喬海鵬之下的。但白衣老者所發的掌力十分奇妙，他們給白衣老者的掌力牽引，都是身不由己的只能跟着他轉。

扶桑派的弟子本來十九是注視林牟之鬥的，但此時林無雙已經穩佔上風，他們被白衣老者奇妙的打法所吸引，不知不覺，也就漸漸把目光移開，移到白衣老者身上，要看他如何制服這五名強敵了。

正在林無雙暗暗爲表哥嘆息，練彩虹爲丈夫忐忑不安，而衆人則在全神注視着白衣老者雙掌的時候，牟宗濤突然一個移形换位，身形疾如閃電的一退退到練彩虹身邊，一抓就向她抓去。原來他是要把練彩虹抓作人質，林無雙是她的好朋友，一有顧忌，說不定就會讓他脫身。

練彩虹冷不及防，給他一把抓着，衆人嘩然驚呼，林無雙刷的一劍刺來，劍尖指着他的背心，喝道：「快快放手，否則取你性命！」

牟宗濤明知林無雙是投鼠忌器，決不敢不顧練彩虹的安全就下殺手，當下冷笑說道：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們夫妻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這你能管嗎？你要殺把我們殺掉好了。」

林無雙正自無可奈何，不料牟宗濤笑聲未已，突然一聲大叫，練彩虹已是掙脫了他的掌握，在地一個打滾，滾出了一丈開外了。原來練彩虹在他的冷笑聲中，突然張口一咬，牟宗濤已經令得她的雙手不能動彈，却想不到她還會用牙齒當作武器。

牟宗濤的手背給咬得鮮血淋漓，大怒之下，撲上去喝道：「你這賤人，今日我與你同歸於盡吧！」他起了殺機，不顧一切，便要痛下殺手！

但「可惜」已是遲了一步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林無雙明晃晃的劍尖已是朝着他的面門刺來，刷刷刷連環三劍，將他迫得連連後退。牟宗濤做了虧心之事，毒計不逞，膽氣已餒，鬥志消失，接到第三招，林無雙長劍一挺，打落他的摺扇，劍尖指着他的咽喉。練彩虹轉過了臉，不敢觀看。

殺他呢還是不殺，林無雙却是不禁有點躊躇了。

白衣老者此時正在大發神威，掌風人影之中，只見他一抓抓着敵人，就向大門外面拋去。乒乒乒之聲，不絕於耳。轉眼之間，圍攻他的這五名邪派高手，一個不留，都給摔出去了。

林無雙的劍尖還在指着牟宗濤的咽喉，牟宗濤低下頭來，閉目待死。

白衣老者忽地揮袖一拂，拂開林無雙的劍尖，說道：「掌門人，我向你求一個情，

請把牟宗濤交給我吧。」

林無雙還劍入鞘，說道：「但憑方師叔處置。」

白衣老者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論理他是死有餘辜，但念在牟家只此一子，他爺爺是我恩師，他爹爹與我情逾手足，我想請掌門人看我的面上，饒他一命，讓我帶他回去，嚴加管教。」

林無雙正在爲着如何處置牟宗濤感到爲難，聽了這話，大喜說道：「師叔願意任勞，這正是最好不過。但願他在師叔管教之下，能夠洗心革面，重新做個好人。」

白衣老者嘆道：「宗濤，你好生令我失望。你自小聰明，我只道你能成大器，那知你今日竟然變成這個樣子。唉，這也是我沒有防微杜漸之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回到中原之後，我也跟着來了。我曾經在暗中觀察你的行爲，初時見你結交俠義道的朋友，又會爲本派正門風，逐敗類，清洗了甘爲清廷鷹爪的宗神龍，這些行爲都令我爲你高興。不料你爲了一己的名利，日漸倒行逆施，終於變成了和宗神變一樣。在這期間，我也曾好幾次暗中出手，向你警告，你却仍然執迷不悟。我念在你的祖父你的父親對我的好處，不願你身敗名裂，一直盼你自知悔改，這才遲至今天，實在迫於無奈，才不能不這樣處置你的。我要把你帶回飛魚島去，你有什麼話說麼？」

牟宗濤此時只是恨不得有個地洞，能夠讓自己鑽進去，那裏還敢說什麼話。

白衣老者繼續說道：「練彩虹，我把你的丈夫帶去，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練彩虹噙着眼淚，說道：「我只當這個丈夫已經死了。但若他當真能夠改過自新，那我將來也許還可以認他。」

說至此處，招顯山出來報道：「施救無效，宗神龍已經死了。」

石衛說道：「咱們如今已是不着盤問他的口供，死了也就算了。」招顯山說道：「扶桑派受他的禍害也受得夠了，這一死倒是便宜他啦。」

白衣老者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宗濤，你若不知洗心革面，宗神龍今日的結局就是你的下場。」說罷，就帶了牟宗濤走了。

林無雙曉諭衆弟子道：「咱們學武的人，最重要的是明大義，識是非，武功練得如何，那倒還在其次。」衆弟子唯唯稱是，只有原先屬於牟宗濤這一派的弟子，心中却是好生愧悔了。

林無雙繼續說道：「好人壞人，往往是不能很容易就分別出來的。須得觀其言而察其行，說不定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得出來。我和你們說實話，牟宗濤是我的表哥，我自小就一直欽佩他，以爲他是一個英雄豪傑，直到這一兩年，我才漸漸知道他並